

通志臺經解





讀春秋序

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脩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

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禱杙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豈可憫不足深責也鉉翁早讀春

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暴客所剽然以地

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荅問以述己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所逃眉山後學寓古杭家鉉翁謹書

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學以廩士之羸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俟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公學黨之籍其源流有自云高郵龔璘謹跋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原春秋託始上

或曰黍離降於國風詩亡然後春秋作自孟子以
來有是言矣然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之季年歷孝
踰惠至於隱而春秋始作其故何歟曰是其爲說
多矣杜元凱以爲平王東遷之始主隱公讓國之
賢君考乎其時而相接者此一說也近代儒先有
以爲天王不當下賄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或
又以爲春秋爲桓王而始不爲平王愚以當時之
事而觀是數說猶未能盡得聖人之意蓋讓雖美
德隱公不當讓而讓以此召亂非聖門之所深取

而贈妾特一事之失非一經所以始也以爲爲桓
不爲平尤非確論蓋春秋之作所以垂王法於後
代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誅乃王法之大者是故
春秋以此始魯自隱公而降臣弑其君弟弑其兄
妻賊其夫篡弑之事比世四見聖人爲此隱憂故
因魯史而修春秋首正王法於亂賊孟子知之故
其言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聖人託始於隱
之意也雖然春秋天子事也明一王法以示後世
爲魯而始亦爲周而始也幽王死於犬戎之禍固
有以自取而平王者乃幽王之太子母子被讒見
逐逃奔於申申侯其舅也爲之結援犬戎伐周而

殞其君於是平王乃得立申侯犬戎皆平王不共
戴天之讎也平王因父讎而得國不思人君之位
天位也已以元子纘文武成康之緒殆天所與夷
狄亂臣何有哉而乃銜得國之恩廢復讎之義律
以盾止書法平王何以自容於覆載之內三綱淪
九法斁莫甚此時聖人於其始年猶望其有志復
讎以伸天下之大義義明本正而後有以大服人
心振起頹綱號召海內而平王因循苟且終不能
以此自厲而戍申戍甫忘親獎讎揚水之刺興焉
故夫子於序詩則降黍離於國風於春秋則始隱
之元年平之末造始於隱所以誅魯國之亂賊始

於平爲其忘親獎讎絕滅天理不予不君鄰於亂賊之事聖人爲萬世王法春秋作焉春秋爲誅亂賊而始夫復何疑不寧惟是衛州吁弑桓魯翬弑隱宋督弑殤鄭突篡昭皆春秋初年事方伯連帥不能奉王命以討亂賊而宋魯齊鄭更會諸侯興兵以定篡賊之位反道敗常略無所忌聖人於鄰國之二討陳討衛賊蔡討陳賊屢書以獎之於與國之四逆明法以誅之四逆謂宋魯齊鄭不但誅討亂賊而又併其黨賊怙亂者加以斧鉞之戮將使天下後世之爲惡者無復黨與以成其惡此又春秋撥亂反正遏人欲存天理見之始年者也孟子謂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膺戎狄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真知言哉故嘗謂非聖人不能修春秋惟孟子能知春秋

原春秋託始下

或曰子謂春秋託始於隱所以討亂賊也而隱桓之弑春秋皆諱而不書其故何歟曰史官諱之而春秋爲之白之也夫弑君之賊非其國之大臣世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權任者彼弑其君而自立爲君或爲政於國史臣能舉其職而正其罪者幾人哉趙盾之弑董狐書之崔杼之弑太史書之董狐僅自免而太史之死者三人乃克書則爲

史官而正亂賊之罪者亦難矣魯桓之弑隱弑君而自立爲君也文姜之弑桓敬嬴之弑赤弑君而樹其子爲君也又有賊臣爲之羽翼強國爲之外援史臣欲正其罪必將以死爭之乃可而魯無董狐南史之直則亦爲之諱之而以正斃書矣故隱桓之書薨魯史爲權臣諱耳及聖人作經欲直正其罪則爲播魯先君之惡故因其已書而示微意焉隱之死不地不葬桓之死曰薨于齊又曰夫人姜氏孫于齊赤之弑曰襄仲如齊子卒而隱桓赤之弑狀乃白此出於聖人之特筆者也杜元凱謂實弑而書薨者史策所諱謂魯史臣諱之而春秋

因之雖因之而實正之也春秋爲萬世立法以誅討亂賊爲首務臣而弑其君豈容盡爲之諱乎而近代諸儒乃曰魯史官固直書其事聖人隱避其惡而修之曰君薨烏乎君不幸見弑史官旣書之於策稍正賊臣之罪而春秋又從而削之聖人亦何心而爲此哉每見近代諸儒不以明白正大而求春秋務以迂迴曲折而求春秋顯者或索之於隱直者或揆之以迂聖人修經之旨反因是鬱而不通蓋春秋書法雖有微辭奧旨之所在至於命德討罪賞善罰惡春秋之心猶帝王之心也似不必專以隱奧迂曲求之也或又曰子般閔公之弑

賊既討矣舊史猶以不弑書何哉曰子般閔公之弑公子慶父哀姜爲之也前之史官既爲魯桓文姜諱後之史官踵其書法而書之亦有所憚而不敢直正其罪耳慶父雖死子孫用事列爲三家世秉政於魯史官不以弑君書固其所也慶父之奔哀姜之孫則聖人爲之白之以著其預弑之罪也豈惟魯國爲然當時諸侯國有君見弑而賊即其罪以討賊來告如衛州吁齊無知等輩曾不數人魯史官得以直書其事其不以告而史失書者多矣如楚商臣齊商人弑君自立爲君齊崔杼陳乞陳恒弑君立君而握其國政彼必不號於人曰我

實弑君而鄰國之史官得之傳聞亦未敢遽書或又畏其強大憚其爲盟主不敢直書其事故齊晉楚之弑其君者舊史類皆不以實書及聖人作經然後以所聞所見裁而正之書某弑其君某此春秋書法所以加於亂賊者也夫豈舊史書之聖人爲之諱之乎此外又有國君以弑死而春秋書之曰卒如鄭伯髡頑之類蓋有深意存焉而非所謂隱也又有舊史得之傳聞非弑而以弑書如許世子止之類聖人因之以垂人子事親之法復爲之葬之以釋後代之疑是則春秋微辭奧義之所在學春秋者所當深致其思諸儒人自爲見有不必

惑也或又曰子謂春秋以誅亂賊而始吾既聞其說矣春秋所以終亦可得而言乎曰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也田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請討之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絕筆矣蓋魯大亂君以弑死者四世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弑死亦三世田氏因以篡齊而春秋終矣故曰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

原夏正上

寅卯辰爲春寅爲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爲歲首而百王之

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爲首革二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之下著正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垂萬世不刊之法也前乎此未嘗無史而紀事者年之下未必皆書時時之下未必皆書月乃今以時繫年以月繫時此夫子修春秋特立爲此法以見歲必當首寅以爲春春必當首寅以爲正春在是正在是夫然後爲正此夫子所以行夏之時也或曰夫子無其位而革時王之正其可乎曰否春秋王法也當因而因當革而革所以垂王法於

後代然春秋之法亦不外乎文武成王周公之法
周雖建子爲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周
家所以揆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周家以建
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以爲周家變易四時
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
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蓋自義皇肇立
人極仰觀天運之常俯察氣化之變分陰陽以序
四時而春夏秋冬夏之位以定十二月之次以立皆
因其自然之理非聖人以己之私智而爲之區別
也以窮冬爲春而非生物之候也以夏爲秋物之
方長而未成也以秋爲冬而歲功未畢欲閉藏而

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亦虞夏聖人之心其欽若
天道敬授人時一而已矣夫豈變易四時買亂寒
暑而曰吾以是新民聽者哉蓋歲首者特以發號
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正月不可
改也見之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
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
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
十二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爲歲首未嘗改十二
月爲正月也又如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于
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
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

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
以臨觀相為反對云爾此卦下之辭文王所為是
時商人以丑為歲首而文王之豕惟從夏正此商
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正月
也春大會于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不言
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商人建丑為歲首故避
正之名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孔氏乃以一月為
建子之月其意以為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
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
更其歲首春秋冬夏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

得而紊乎又考之詩及二禮其義益明傳注不足
惑矣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
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頌臣工維莫
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暮春
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暮春則當治耕作
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牟麥將熟
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
之暮春為夏之孟夏則四時為之易位其非豈不
甚乎周官冬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
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

而言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十二月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爲周之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爲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也論者謂周公將行夏時故其見之周官者如此特其書以遭變未及施用於當時耳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乎用夏時者也王肅蔡邕皆以爲周公遺書呂不韋稍加傳會以行於世實則周公之書彼

不韋豈知爲此乎汲冢書者不知何所從來要之亦古書也其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爲孟夏安有麥可嘗乎必如鄭孔之說錯亂四時變易冬夏則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不與天氣物化相應吾知商周聖人必不爲此也

雜記載孟獻子之語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耳愚於中篇辨二至二分正謂此蓋古有冬至夏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爲春爲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爲秋爲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既外二分亦隨之而舛必將以夏正十二月半爲春

分六月牛爲秋分陰陽可得中乎與暑可得乎乎此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然也又如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爲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凜旣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暮春非夏時而何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爲證則非本旨此又月次不易見之魯論孟子者也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曆以從左傳於詭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

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乎此迨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一以夏時周月爲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夫子春王正月之意果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爲歲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曆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冬爲春以春爲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童之謠

百姓於二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秋行夏時以正之今以爲夫子冠以夏時猶存周月其不然歟蓋左傳目王正月周正本非確然一定之論後人以元凱爲之長曆而曆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曆務遷就以求其合唐人善曆者固嘗非之謂日子或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曲爲遷就故閏月相距近者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如是而求合果何益於經乎或曰然則用夏正泝而上之至春秋之世可得合乎曰天運有常有變只如日月之行雖云度數一定不能不稍有盈縮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故自古無不差

之曆是可以定數求乎元凱務遷就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毋爲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曆誤也後人捨五經之明證而從事於曆固當有一二合者然得諸此而遺諸彼合於前則爽於後是亦偶合而已矣是故窮經者不必論曆詳著其義於中篇右述春秋行夏時之義及五經所言商周時序月次不改夏時之明證

原夏正中

言春秋用周正者左氏傳也羽翼左氏之說爲之曆以傳於後者杜元凱也愚未能學曆豈敢輕議前人之非然欲發明夏正之說不容已於言也僖

公五年左傳書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記者以爲周正建子之明證此乃傳之南至而非經之南至豈得置而勿論乎夫閏法自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曆家置閏率以三十二月爲準而長曆自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五年閏十二月相去凡五十月不與古曆術同此杜氏曲爲遷就以求合傳五年之南至是歲南至實不在此月何以言之所謂冬至夏日至者乃日行極南極北之驗未聞春之首秋之初而可以至言也今左傳於此年春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是以建子月爲孟春春而日至古有是乎春可以書日南至秋可以書日北至乎二至

既舛二分亦可從而舛乎左傳於分至啓閉毋謹記而備言之今既以子丑寅爲春則必以午未申爲秋四序分錯中節皆隨之而紊建子月立春則建丑月可得爲春分乎建午月立秋則建未月可得爲秋分乎春秋分本謂晝夜等寒暑中今以窮冬盛夏爲春秋分晝夜可得而均乎寒暑可得而中乎推是以往天氣物化悉皆舛紊愚不知孔鄭謂商周變易四時者至此何以爲之說乎此以曆而言也考之傳文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毋毋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爲說以通之有終不可得而通者聊舉一二以釋學者之

疑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爲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爲周之四月以此秋爲周之夏謂是芟踐成周未成之禾麥何其用意區區若此乎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爲正月卜偃何爲以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乎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爲七

十三歲老人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至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爲歲七十三而左氏乃載此事於三十年之三月則老人乃生於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而非正月甲子至是七十有四矣藉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詣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爲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爲譏爾夫旣非正陽之月則

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說乃曰以長曆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是不可無辨也又如城築興作之事或以地利所在而書或以輕用民力而書左氏一以周正為斷曰此時也此不時也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是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為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左傳自不守其周正之說後先矛盾不相為

同後人乃依違避就而不敢改遂使春秋夏時著義鬱而不揚愚竊恨焉學者知左傳之訛則孔鄭杜之說可以坐判夫然後可與言春秋矣請即經之正文而槩論之夫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為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

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若然則春秋於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旣得其時又何以書爲哉桓十四年八月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所以書爲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粢盛而嘗春秋是以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嗟夫烝

之不時者以爲時嘗之時者以爲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二十日行夏時志也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爲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大盛屢雪之爲災耳若以此冬爲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乎又如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嚴冬不殺草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爲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

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爲災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書一冬之異非專爲此月書也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爲舊史記錄之誤春秋因之愚謂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爲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乃若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

春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爲冰政不舉書以譏之耳書蚤有在夏秋者爲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斂蟄出爲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蚤十三年冬又書蚤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爲異大矣左傳乃託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春秋爲記異而書豈爲曆乎宣十五年秋蚤而冬蛰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爲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爲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

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終計公私所儲蓄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合皆具述於經本文之下生乎千載之後而尚論千載以前事容有未能盡合者質之聖人而無悖考之五經而可證斯可謂之合何必盡求其合而後謂之合乎必欲變易四時錯亂分至以從周正之說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或曰如爾所云詩書易二禮皆用夏時則周人固知夏正之爲正矣而周家猶建子以爲歲首何哉曰周禮一書

成於周公之手始終皆用夏時而前輩以爲中牛遭變未及施用於天下故其間制度與當時所行多不能同使其書獲施用於成王之世吾知周公亦併歲首革而從夏時矣夫子之道周公之道也

夫子之心周公之心也學者以是求之

後此而秦建亥爲歲首年之下

繫之以冬十月而春正乃在一歲中彼務與古爲異而四時十二月次猶從夏時而不敢變豈有三代聖人而貿亂四時紛革月次曰吾以是新民哉聽者哉

右述春秋所書烝嘗災異合於夏時者及辭左傳雜引周夏正初無一定之說

原夏正下

頃年里居客有持天台商季文正朔變來示者乃

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為春以建子月為正月諸儒有取其說為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誤前輩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為此然則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在南方嘗為之辨前二篇所言是也今復疏為下篇以盡前義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歲不可為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為春以建子月為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年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槩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

穫之類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之下紀春而後紀月以見正必在寅而後為正夫豈為兩冬之避乎季文又謂魯舊史以元年十一月書公即位孔子作春秋以公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之末兼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即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書公即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為君然後始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頓廢父死子立即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篡弒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埽地故

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稟命於天王內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以正之亦有弑君賊自立與爲弑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絕之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爲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而革冬爲春以循之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冬爲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經後於傳者爲聖人革冬爲春之證其

有經先於傳者又將何說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人革冬爲春冬之不可爲春猶寒之不可爲暑傳註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衆而季文更謂夫子特出新意以冬爲春其誣經也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取杜曆以爲據依謂其間有與春秋命曆序相符者曆之爲藝解者絕少然亦未有久而不差之曆命曆序者術家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明曆者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以爲漢哀平間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季文亦未嘗精通曆術學僻而論怪

初不必爲之辨以一二老學爲之序引若有取焉
恐其浸傳易以惑人故復著之下篇云

右辨商季文之舛

明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者所謂五始也然是五
者或因魯史之舊文或出聖人之新意書元年魯
史之舊文也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子特筆所以
垂王法於後代讀春秋者所當首辨也人君即位
之始年曰元年初見伊訓愚意夏商以前堯舜而
上莫不以即位之始年爲元年其來遠矣但元者
始乎物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所以始萬

物君道法焉是故體元居正天子事也諸侯居人
臣之位而得紀元是僭天子之元其可哉愚以爲
三代盛時必無此制王道衰而國始自爲元矣夫
子魯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存魯之元年無以紀
事非謂魯得紀元而特爲之書元年也元年之下
繼之以春行夏時也正月之上冠之以王大一統
也大一統者正所以革諸侯外夷之僭制爲公羊
之學者推致師說乃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
秋託新受王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其意謂春秋
與魯以紀元則魯當繼周而王故得用王禮此黜
周王魯之說所從之始也愚以爲出於何休之推

致未必皆公羊之本旨公羊知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必不至以魯爲周謬誕不經至於如此蓋公穀者雖授學於聖門高弟皆口以傳授不爲之書至漢興以後裔孫門人始爲之書以傳於世有失真者矣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因是以爲夫子上黜杞下新周黜杞云者謂降公爵爲伯新周云者謂以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其意謂魯得紀元故爲此說謬誕不經豈聖人意哉

或又變易四時以

春之三月爲子丑寅之三正爲其爲二代之正故皆加以王字尤非知春秋者也夫子志行夏時豈有今日修春秋而併舉三王之正者乎當周之旣衰天下無王夫子作春秋以垂一王法所謂一王法者百王公共之法非時王法也夫子抱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而無位以行其道故託經以垂世若曰後有作者必如是乃可以王天下云耳夫豈魯之云乎亦豈周之云乎或曰如子所言王非謂魯也亦非謂周也亦非謂三代之王也而春秋以王繼春而加於正何哉曰豈惟加正蓋加乎春之三

月也

謂夏正寅卯辰

正月有可書之事則以王加正月正月

無可書之事則以王加二月二月復無可書則以王加三月止於春而不及夏者所以正夏時之春也春正而三時皆正矣此春秋奉天時垂王法大一統之義也黎氏謂春秋書王特以繫一時之事以爲書春書正皆魯史之舊文何其忽歟繼春加

王乃春秋一大條貫其義甚博可易言哉若夫書公即位固正始也繼有以書即位爲正始者有以書即位爲貶絕者篡賊書即位有以不書即位爲譏斥者其微辭奧義隨事而見殆未可以一律觀也大率書元年爲魯史之舊文書春王正月公即位爲夫子之特筆明乎此則識經意矣或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爲夫子平日之志是固然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云者即位於夏之正月乎周之正月乎周之諸侯而以夏正即位其可乎曰周末嘗以建子爲正月吾固辨於前矣公即位者春秋所以明王法非舊文也魯君固於柩前即位矣今踰年而

書即位者春秋因其紀元而正其即位之禮何周正之有哉禮國君始立稱子於其國不稱君也必先君既葬類見于王王錫之命命之爲君夫然後正名體以君其國臣子其民迨周之衰諸侯放恣父死子立不俟踰年即以君位自居春秋爲是譏故於魯君即位之明年因其僭紀元而正其即位之禮立以正繼以禮先君既葬夫然後許之以即位若立不正則不書即位繼故而立則不書即位明王法以正之也其有弑君賊自立與爲弑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絕之絕之於名教所以大誅黜之也此春秋行法之始事特出聖筆非因魯史之舊

也魯十二公得書即位者八公而八公之間桓宣
二篡以貶絕而書定爲亂臣所立書不以歲首亦
貶也隱不書即位正之也莊不書即位有深旨存
焉是豈魯史官所能及哉彼不明此義而謂魯君
於明年正月始行即位之禮者舛矣故魯君立未
踰年而卒者皆書子諸侯立未踰年而預於會盟
亦書子觀夫立未踰年而書子則知既踰年而書
即位春秋所以垂法之意矣或曰此諸侯之事也
王者正始之義同乎否乎曰自天子至於諸侯立
未踰年皆不得以君位自居也是以先王立制君
諒陰百官聽於冢宰王命未得通於天下春秋於

悼王之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其卒也書王子
猛卒此天子立未踰年不以君位自居之明證若
乃體元居正以即位之踰年爲元年則王者之所
獨異乎諸侯之事蓋始立稱子不稱君天子與諸
侯同踰年正始大一統天子與諸侯異

評三傳上

公羊
穀梁

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
人高弟蓋得之難疑荅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
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
爲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
始集所聞爲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

泗具有本末其大條貫炳如日星三代而下有國
 有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
 公穀所傳也當漢家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
 朝決大謀議往往據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
 其間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仲逐君爲行權衛輒
 拒父爲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
 之誤也然使後人得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內京師
 而外諸夏內中國而外夷狄尊王抑霸討賊扶善
 以存天理而遏亂源皆自公穀發之而何休治公
 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范甯治穀梁而
 知穀梁之非視休爲長此則何范之優劣也自是

而後衆說蝟興每觀諸儒議論於二傳之是者則
 置而不言或掠之如自其口出於二傳之非者則
 毀訾無遺力直謂傳爲可廢吁經與傳固並行者
 也聖人作經初不期後儒爲之作傳然經必有傳
 所從來遠矣春秋傳肇自聖門高弟迄於漢興其
 事則左氏紀之其宏綱奧旨則公穀傳焉不觀左
 傳無以知當時之事不讀公穀無以知聖人垂法
 之意彼謂三傳爲可束高閣者夸言也非篤論也
 愚於春秋取三傳之能得聖人意者列之篇端傳
 有不能盡兼採諸儒之說諸儒所未及者然後述
 其鄙見不敢因人之所長又從而毀之也

評三傳下 左傳

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始者春秋魯史並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立春秋而戰國魯史散佚不傳左氏採摭一時之事以爲之傳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愚意其世爲史官與聖人同時者丘明也其後爲春秋作傳者丘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生後洙泗而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故有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齊太史子餘曰天其以夫子爲素王乎蓋言無其

位而託王法以行其誅賞也後人因謂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以其能輔翼聖經垂之來世耳但其書雜引諸國史及以所聞附而益之往往近誣而失實兼其書不出一人之手前後自爲矛盾學者以是惑焉漢儒謂公穀之傳自子夏惟丘明親見聖人在七十二弟子之列然當時皆口傳授不爲之書至其子孫門弟子始述其若祖若父若師之意以爲之書故雜以秦漢間官名制度此說得之矣吁使左氏不爲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近世有科場小生專排左氏妄以己意揣摩當時事而爲

之說進取之士利其新奇可以中舉文之程度相與宗之其蠹春秋誤後學甚矣學者觀乎左傳取其有補於經者而革其舛誣可也一切盡廢而從陋儒揣摩之說則春秋罪人爾

明霸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又曰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愚謂邵子立論高矣美矣而五霸之行事實未可以槩言也孔門所謂霸齊桓晉文而已矣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說者以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爲五一說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

桓晉文爲五邵子所云功之首罪之魁謂衰周之五伯愚以爲是五君者功罪不同復有夷夏內外之辨殆未可以槩言也蓋齊桓晉文則中國之諸侯以尊天子攘夷狄而爲號者楚莊則夷之僭王而爲中國患者也桓文用心固未必純乎爲善而楚莊則志乎僭純乎利與中國爲水火者其處心行事可得與桓文同日語乎蓋春秋未嘗輕與諸侯以霸尤不輕與夷狄以霸歷觀二百四十二年夷夏內外之辨至爲嚴謹未有以夷狄而霸中國者也後儒爲傳義所惑謂春秋與楚莊以霸而桓文與莊襄穆並列爲五此愚霸辨所以作善讀春秋

者宜知所去取矣當周之既東號令賞罰不行於天下楚僭王楚首叛鄭莊王之卿士而侵犯王略鄭又叛王人子突救衛五國敵王而納朔諸侯大率皆叛矣幸而齊桓者出仗義尊王內正諸華外卻戎狄天下始復知有王晉文踵其行事德雖小不及功則過之方是時天若不生二霸則蒼姬之卜世殆未可知也夫子論齊桓晉文之譎正未嘗及秦宋楚及修春秋於二霸之行事有褒有貶有激有揚權衡袞斧若造化之無私也秦穆固賢君而其功烈不及於中夏特以不吝改過爲聖門所取不以霸言也宋襄者當齊桓之既歿晉文之未

興能抗夷楚而敵之故春秋於鹿上之盟孟之會長宋而賤楚與其有志於中國望其能霸而卒無所成君子無以議爲也及若楚莊則夷之傑者觀兵中原問鼎之大小推其無忌憚之心將何所不爲是豈可與齊桓晉文俱以霸稱乎若曰桓文爲功之首楚莊爲罪之魁庶乎其可也外此則有繼其父祖而霸者焉晉襄也晉悼也襄能保文公之業幹父用譽者也悼得國羣卿之手假之以權漸至不制復以媚悅其卿者媚悅諸侯之大夫鄭人弑君於會明知而不敢問衛人逐君立君不惟不討又從而寵獎之甚至諸侯在會而與大夫爲盟

既亂已之君臣復亂人之君臣於是諸侯之大夫並起而抗其君霸國紀綱自茲始壞往以襲鄢勝之餘威復借援強吳以牽制夷楚楚內懼於吳不暇與晉爲敵僥倖少安何霸之足言左傳備載晉國諂史率多諛辭後儒窮經不具眼雷同稱譽甚者謂悼優於文惠毋爲憤歎用不能已於言自是而後有若平昭頃者庸闇不君舉霸業而遜之夷楚中國愈不競至於晉定卿權益尊霸政埽地不復能主夏盟矣齊景公在位日久當晉政衰亂楚焰中撲有可霸之機而其才其志皆不足以有爲桓文之業至是始俱替夷蔑夏臣干君強吞弱大

併小春秋降爲戰國胥爲夷矣外此又有夷狄之霸於其國者吳闔閭夫差也吳本太伯之後而甘於爲夷同楚之僭闔閭猶有攘楚一節之可書夫差用兵不戢自底滅亡然以削去僭名自同列國故春秋於黃池之會特示獎進與晉俱書然亦正其始封之號而已矣春秋所謂霸齊桓晉文之二君餘不錄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未嘗輕與人以霸而孟子乃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其言同乎否歟曰春秋主垂法孟子主明道命德討罪春秋教也貴王賤霸孟氏教也當孟子之世王道益遠士論益卑扶而植之其用力與春秋同功其

言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公
平正大足以盡王霸之實後之立言者累千百不
能及此也讀春秋者試以是觀之

明凡例

聖人之經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傳以
來諸儒百家不原書法以求聖人之意每以凡例
而律聖人之法其失甚大讀春秋者所當首辨也
姑以一二端而言春秋褒善貶惡初不在於書名
與字之間如公子友之歸高侯仲孫湫之來春秋
書季子高子仲孫云者褒之僅見者也天子宰以
名書如宰咺贈辛宰渠下聘逆人則貶之僅見者

也不可以此律春秋之常法且名之與字千載之
下本不可深辨傳者因名以求其貶因字以求其
褒害義實甚如孔父荀息仇牧與其君俱死於難
春秋之書之錄死節也杜氏於孔父則曰內不能
正其閨門外取怨於百姓故以名書於仇牧則曰
不警而遇盜於荀息則曰從君於昏故皆名之夫
荀息固當有責而孔仇大義凜然無瑕可指徒以
書名之故強求其罪豈聖人錄死節之意哉又如
祭仲爲宋所執脅而盟之使歸逐君以書法而觀
罪實在仲蓋強臣外交鄰國逐君立君罪不容於
死公羊乃以爲春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此以書

字之故強求其善至顛倒是否而莫之恤豈聖人誅亂賊之本旨乎又如洩冶直諫而死春秋之書之以著陳之亂亡肇於殺諫而杜氏以為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是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其名是直諫死者不為春秋所貴必緘默自全乃為春秋所貴乎名之與字本不可深辨乃以此而定春秋之褒貶此說經之大弊也又如大夫卒或日或不日盟戎盟諸侯或日或不日諸侯遇弒與夷狄君之遇弒或日或不日公穀所謂月以謹之以信之者皆拘也春秋褒貶初豈在是然亦有因月日而寓譏貶如公伐宋一月之間敗人之師取

人之邑又取其邑非書日無以見其為暴又如御廩災甫三日而遂嘗非書日無以見其為失禮若此之類則為因日以見義以此盡律其餘則不然也又如會盟征伐或書爵或書人有書爵而為褒者有書爵目其人而貶之者有夷狄僭王書爵而正其本號者不專以褒也有書人而為貶者有書人而非貶者有書人槩國人而言者有夷狄預於會盟始進之而人之者不專以貶也若因爵而必求其褒因人而必求其貶則貿亂取與而失春秋垂訓之旨矣凡伐而戰書某及某戰所以別異主客而公穀二傳或以書及為春秋所與或以書及

爲春秋所譏本無定論至近代諸儒遂執主兵爲定例凡書及者皆爲貶故有攘夷安夏脫民左衽大有功於中國亦強求其過以應主兵之例者是豈春秋勸功沮罪之意哉春秋固無義戰而彼善於此權度存焉豈容不爲別白若霸王之治夷狄與夷狄之憑陵諸夏一皆以爲非義而貶之則叛國之兵夷國之兵霸國之兵混而無別春秋書法果安在哉又如救之一字有中國諸侯爲夷狄所侵暴而盟主救之此善其能救也有中國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是其爲救豈春秋所與乎又如次之一字有觀釁之次有逗撓之次及

之一字有以尊及卑之及有降尊從卑之及有兩微者會之爲及有我欲之之爲及入之一字有入而弗有之爲入有入而遂有之爲入是數者其事不同其例可得同乎又如猶之一字僖三十一年書不郊猶三望言魯人僭郊之非禮旣不郊而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言閏不告朔之爲失禮猶幸其能朝于廟此一猶字而于僭郊閏朔所施不同其可以例觀乎又如同盟二字自于幽而始本以褒其能同然有天王崩未幾日而諸侯會盟而書同盟者有王人與諸侯偕盟而書同盟者則譏也而可以例言乎或

曰謂之變例可乎曰變例云者先儒求以通其例之不可通者耳而愚也竊妄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屬辭比事之書也或聯書以著其義或累書以盡其義有一歲而始終惟書一事者有一事而歷數歲屢書以見其義者學者欲求聖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後能有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有司者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或又曰書法全同其不可以爲例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有書法全同而不可據以爲例者有書法雖異而可以爲同者若以書法同異而律春秋抑入拘矣此事之不同而不可以例求也又有

時之不同而不可以例觀者焉如會盟征伐之事在桓文未興以前諸侯各自爲會擅兵相侵皆貶之也及桓文既興則有尊王室內諸夏以爲盟會者有奉王命而伸霸討者春秋猶有取焉逮至定哀之間晉既失霸齊宋魯鄭衛動兵相侵其無道干紀復有甚於春秋之始年者聖人皆所不與凡見之書法皆貶也此所謂時之不同而不可以例言者也既各述於經本文之下復著其大略於篇首俾觀者先有考焉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一

隱公上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惠公繼室以周平王四十九年立

元年

元年者因魯史之舊文也或曰諸侯紀元古歟曰非古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書元年天子事也故曰體元以居正諸侯人臣也受命於天子以君其國居位之年可一二數而不可以稱元年也王道衰而諸侯國自爲元諸侯之僭也曰春秋書元年其與魯以紀元乎曰不與也夫子魯人因魯史而脩春秋不存魯之元年無以紀事非爲魯得紀元而爲之書元年也故下文即書王正月以正之正朔

必自王者出諸侯人臣必無紀元之理其著義甚明也爲公羊之學者亦知惟王者然後改年立號但不當爲黜周王魯之說怪誕不經學者不必爲之惑可也詳著其義於綱領明五始

春王正月

春者何夏正之寅卯辰也正月者何建寅之月也王正月者何著百王不易之正在此建寅之月也前此作史者未有書年書時而繫之以正月者至夫子脩春秋年之下繫之以春春之下繫之以王正月夫子所以行夏之時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行

夏之時聖人平日之志三千之徒惟顏子得聞其義及晚年脩春秋以夏時冠篇首垂百王不刊之典以示天下後世聖人之意若曰歲必首寅以爲春春必首寅以爲正春在是正在是而後爲正也左傳不達此旨釋之曰周王正月自是以來孔鄭說經皆承此之誤汨亂四時變易冬夏至謂子丑寅爲春建子爲正月左傳誤於前鄭孔誤於後杜元凱注左傳又承此二誤旣不能改復撰爲長曆以證之失聖人行夏時之本旨矣愚嘗考案詩書易二禮凡言春者皆寅卯辰也凡言正月者皆夏正正月也商周之歲首雖用子丑而四時十二月

次無不同也左傳雖誤釋王正爲周正然傳所紀載從夏正者八九從周正者一二以是知周人四時十二月次皆從夏正其建子爲歲首者特以爲發號施令之旦天時不可得而紊也分至啓閉不可得而汨也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況春秋王者之事當因而因當革而革斷自聖心垂法於後其行夏時者特王法之一事耳蓋自羲皇繼天立極因天道之循環定一歲爲春夏秋冬因日月之交會定四時爲十有二月建寅爲春首建丑爲冬終乃天地自然之理非聖人自以己意爲之區別也自是以來歷幾千萬年迄堯舜禹皆同此四時

十二月次所謂百王不易之正也商革夏而建丑周革商而建子不過以是爲歲首而新民之視聽非所謂正月也或曰如五經證據周人旣知夏時之爲正胡不革歲首從夏時而於正月之外復立以歲首何哉曰周禮之經月令之篇先儒皆以爲周公遺書中遭流言之變未及施用於天下其間命官布政大率皆用夏時有以見周公之心即夫子之心夫子之春秋即周公之行事前聖後聖其揆一耳使周公之經而得施用於當時則夏時之行已久有不待春秋爲之革之矣或者重難余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是固以其理而言耳今以曆

術泝而上之至於春秋之世其得合乎曰凡治曆者莫不遷就以求其合得諸此或遺諸彼合於前則舛於後杜元凱撰長曆改變閏法以求合周正有七十餘月而置一閏者猶不得合則以經誤為言學者窮經惟理是從曆法有不泥也或又引近代儒先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為春秋冠周月以夏時之意但夏時周月有不得並存也時夏時則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聖人行夏時之意果若是乎經有時之下無月而繫之以事者以為夏時乎以為周月乎此則窒而未通者也春秋本行夏時似不必他為

之說學者知五經之明證而左孔鄭杜不足為之惑夏正可坐判矣只如秦人事不師古先王法制埽地殆盡然於四時十二月次猶循其舊史記秦紀年之下繫之以冬十月而春正乃在一歲中彼建亥為歲首而四時十二月次皆從夏時而不敢改也蔡氏書傳辯此一節極為精詳其言曰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死九月葬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

九月知其以十月爲歲首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史氏猶仍其舊書元年冬十月皆歲首改而月數不改之明證傳者乃謂周家變易四時十二月次以建子爲春正月由考之未精爲異說所惑焉耳其詳具見綱領

公不書即位

春秋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垂法後世義各不同隱公不書即位惟穀梁得聖人之意左氏所紀亦事之實也穀之說曰公何以不書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敢爲公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不正而成之何也

將以惡桓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何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欲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愚謂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弟述之爲傳千古一大條貫也案魯惠公元妃無嫡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在禮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嬪御以次攝治內事不得再娶聲子攝內主者也仲子以禎祥

之故歸于魯非夫人非繼室與衆妾何以異若以先後爲崇卑則聲子實貴於仲子隱公聲子之子也長且賢桓公仲子之子尚幼隱當立奚疑意惠公早年立隱之志已定及至莫年溺於私愛有意屬桓穀梁子所謂邪志之未形者也使惠公果若廢長立幼必託之大臣如晉獻之欲立奚齊謀之鄰國如齊桓之欲立孝公而隱公亦將見屏於外矣今咸無焉則穀梁所謂旣勝其邪心以與隱者是也位乃隱公之位何嫌何疑乃欲爲此讓今日而考仲子之宮明日使營菟裘務爲矯激之行反以啓賊臣悖弟之姦春秋所不與也故不書即位

以正之亦以明公欲讓之志穀梁子所謂成公志者是也雖成公志不與公以讓也非謂父欲與桓而隱之立不當而貶也左氏謂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聲子爲繼室攝主內事而隱公於序爲長當立者也又曰仲子以手文爲異曰爲魯夫人則非惠公立之以爲夫人也又曰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則奉之欲以爲君者隱公也而非惠公立桓以爲太子左氏所紀皆得其實但謂隱爲攝則非耳夫堯老而舜攝攝者爲君之漸也周公位冢宰相成王踐阼而治非攝也未聞君位而可以攝言也蓋隱公志在乎讓亦

猶宋宣公不傳之子而傳之弟是所謂讓而非攝也未聞既居君位而可退就臣位者也公羊則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流傳之誤衰世弊俗有欲立嬖妾子爲君必曰子以母貴尊妾母爲夫人必曰母以子貴往往以公羊藉口其誤後學爲甚此則三傳之得失而穀梁之義無以加矣或曰胡氏從伊川之說謂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王諸大夫拔已立而遂立故春秋絀焉不書即位今子從穀梁之義無乃與胡氏背馳乎曰上不稟命於王春秋諸侯固皆然矣若隱公者乃讓國之賢

君非有心於得國者使無父命彼肯冒然以君位自居乎善乎穀梁之言曰已探先君之邪志欲以讓桓則所謂立桓者乃惠公未形之邪志未嘗以此屬之大臣託之鄰國曰當以允爲嗣魯之社稷桓焉得而有之隱探厥父未形之志欲以讓桓是所謂矯激之行夫豈與春秋諸侯乘時竊位者同日而語謂之內無所承上不稟命非所以加於讓國之君也聖人存心忠厚而況魯之先君有善可書而貶黜同於衆人必無是也

義又見昭公元年書即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內盟之始

此春秋書盟之始事也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

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春秋不與諸侯之相爲盟也論者引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天官玉府夏官戎右及曲禮涖牲曰盟者以爲證反以穀梁爲迂愚謂當周道之盛明推至誠以相及未施信而人信之何至引鬼神要盟詛而後足以斬人之信盟詛必非文武成康盛時事縱或有之亦在周道之旣衰諸侯不睦而後有盟盟于王庭且不可而況諸侯自爲盟者乎周禮後出以爲周公之書而其制度典章與五經孟子所言不同先儒固謂書成而未及施用於天下者也要之二禮之書雖皆帝王成法聖賢格言然不免雜以漢儒

附益釋經者所宜謹擇如盟詛之事斷斷乎其非古無可疑矣然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獎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莒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簒朋凶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即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四鄰撫百姓豈無他事隱公即位之初惟此爲

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春秋常事不書細故不書必有所關係而後書以後皆準此魯君以侯爵而書公論者以爲因其僭爵愚以爲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何以言之周家盛時齊魯諸大國固有稱公者齊之下公乙公癸公魯之考公幽公煬公皆生以爲名歿以繫諡不自東遷始矣若魯侯僭爵稱公春秋必將爲之正名必不仍其僭遂以公書之也自是五等諸侯歿而皆稱公者因其存時在國之通稱而繫之以諡也亦猶大夫之有文子武子懿子宣子簡子之類皆以諡繫子夫豈僭爵而稱子乎愚以

子非子男之子而知公非公侯之公耳及字之義穀梁曰內爲志也公羊曰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謂及字之義所施不同春秋有以尊及卑之及此及邾儀父盟與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有兩尊者相爲及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是也有兩微者之及及宋人盟于宿是也有強國之大夫以卑伉尊而爲及者及高偃盟及陽處父盟是也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公穀一斷之曰內爲志我所欲則拘矣魯望國也何求於附庸小國今即位之始及儀父爲盟必非魯有求於邾此儀父願自附於魯或修先君之好而求爲

此盟耳推是以觀其他可以類見必以例拘恐失
聖人褒貶之意書名書字傳者皆以為褒貶所關
而名之與字實有不容不辨者及儀父盟傳者曰
書字所以褒也儀父在當時初不見其可褒之善
或曰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稱字以為別蕭
叔朝公是其例也然莊五年邾來來朝亦附庸
也而傳乃以為書名邾之於邾同所自出均為附
庸其後皆以預齊桓會盟之故得封為子邾與小
邾是也儀父以書字之故說者謂春秋褒之邾來
以書名之故說者謂春秋夷之儀父無可褒之善
邾來無可夷之惡大率書父書仲書叔即以為字

否則皆以為名因字而求褒因名而求貶此說經
之一大弊也然亦有名字顯然見之經傳如公子
友之歸高侯仲孫湫之來春秋書季子高子仲孫
云者則褒之僅見者也若夫冢宰以名書則貶之
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春秋之常法各辨于後綱
領中已著此義今復隨事見之盟不於國中而必
以其地者兩相下之義也意周家中世以後有盟
於王庭之禮其後愈衰諸侯自相為盟各去其國
都而為會盟莫適相下故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
雖足以號召諸侯然不敢盟於國都而必以其地
者懼其礙於王故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曰段者鄭伯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賤段而甚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存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其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愚謂穀梁之說忠厚惻怛處人道之變者不可廢也然三傳公穀以爲鄭伯實殺其弟故責鄭伯也重左氏謂叔

段出奔而未死故責鄭伯也輕以愚觀之段實未死彼專責鄭莊而恕段者非通論也春秋二百年國君以母弟故而召亂者多矣見於始年則晉文侯之弟成師及鄭莊之弟叔段是也成師挾父之愛以陵其兄劫其兄之子而受封於曲沃曲沃浸以盛強晉國浸以微弱昭孝哀三立而三見弑至於武公遂篡有晉國禍亦烈矣段之京猶成師之曲沃武公篡弑之禍不旋踵而作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蓋交責之去公子所以誅段目君所以貶鄭伯愚觀曲沃之篡而知鄭莊克段亦有不而已者蜀人木訥趙君春秋說有曰鄭莊及叔段均

爲名教之罪人而段爲重論者皆甚鄭伯而恕段
段何可恕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
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可以悖逆邪予段之
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辭
皆刺段也而序詩者乃曰刺莊也是兄不可以不
兄弟可以不弟也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
常輕非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
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其弟木訥
此論頗得經意故備錄之或曰胡氏推衍伊川之
意以爲鄭莊內忌叔段故與之大邑縱使叛逆失
道然後討之春秋推見至隱故首誅鄭莊之意如

子之言訥之說其與胡氏異乎曰春秋之用法亦
平其心而已矣方鄭莊封叔段于京以其母故耳
請制弗與請京而後與之此時此心亦豈有殺弟
之意而曰與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於叛然後以
叛逆之罪討之無乃失當時之事實乎據傳叔段
得京之後收貳以爲己邑繕甲兵且將襲鄭夫然
後不得不討莊不克段則克莊彼成師之封於
曲沃亦豈晉侯有以稔其惡而甚其罪積習之漸
遂至於此邪善讀春秋者觀聖人用法之心罪未
形而曰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此秦所以毒天
下而謂聖人爲之乎胡氏解經多有此病讀者謹

之或曰如子所言鄭莊其無過乎曰君人者制與奪者也與奪在我而使人得以請之請之而遂與之則將何所不至矣曰姜氏欲之不與則傷慈母之心則將若何曰否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于京彼以是為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於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孝安在哉使鄭莊於請制請京之時裁之以義諭之以禮感之以誠予其所當予勿予其所不可予則段不至於逆公不煩於討而鄭無事矣吁惟知孝弟之道者而後可語之以此愚於鄭莊何責

餘義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襄二十一年天王殺其弟佖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曰君之為天義見於經其來遠矣而前乎此未有以天子為天王者春秋之始稱之何歟曰天之為天人皆知其尊而無二上也君之擬乎天人皆知其尊而無二上也惟夫有擬乎君者而後天之名始立周之盛時外薄四海以迄于遐方殊俗知有王而已矣至於衰世乃有夷狄而僭王號者焉乃有諸侯而僭王章者焉春秋首明大分以天加於王示天下所共主而其尊不可以上此春秋正名之先務也然亦因以寓褒貶焉故書天所以明分去天亦所以示貶此以天王之尊下賵藩妾貶也何以猶書天乎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

名咺所以責也宰爲王下贈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乃在王矣周官有大宰小宰宰夫三傳不抗言何宰至劉氏而其論始定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今而名以此見責之最備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

非宰矣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非也隱將讓桓母爲惠公之嫡室而赴于周致天王爲之遣使下贈春秋書以譏之譏周也亦責隱也隱以夫人赴于周周以夫人之禮贈于魯而春秋書曰惠公仲子不與仲子以僭夫人之稱也或曰春秋不與仲子以僭夫人而與成風以僭夫人何邪曰僖公尊其妾母成風爲夫人隱公尊公子允之母爲夫人其事異也聖人亦非謂成風可以配先君妾母可以爲夫人蓋以僖公夫人之文公以夫人卒葬之夫子於魯先君之母不容黜其僭號是以因舊文而書曰

夫人及秦人歸祔則仍書成風以正之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不得不然者也或曰成風之卒之葬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使召伯來會葬榮叔召伯何以無貶曰榮召非冢宰之官六卿之長其責視咺爲輕王不稱天則榮召之貶從可知謂之無貶不可也或曰此隱元年春秋之始年也見之書法者數事而已是歲魯乃諸侯之國豈無他事而春秋所錄僅止此何歟曰錄其可以垂訓於後者耳於克段著人道之變明兄弟之義於贈妾垂正家之法明嫡妾之分於祭伯來謹內外之辨而元年正月之下即書及邾爲盟譏非初政所宜先惡當時

諸侯之汲汲爲盟耳推是而觀書法之詳略可得

而知彼謂春秋爲斷爛朝報者惟不知此義故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義已見今年三月

穀梁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意林以爲此公及宋人盟不書公恥公之及宋人盟也愚謂公及強國之大夫盟則諱不書及晉處父盟之類是也罪在晉故爲公諱公及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事在魯故不爲公諱宋雖非弱小之國而亦非如晉人挾其強大俾其臣盟魯君以屈辱之者也案左氏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盟于宿魯欲之

也稱及稱人兩微者之爲盟也或曰兩微者之爲盟春秋不書此何以書曰譏也春秋始年世道雖降然尤重先君之怨不肯輕於相下甚者尋兵於易世之後尋兵者固非而乞盟於怨國者亦非也隱公父喪未終而乞盟於先君之怨國寧免忘親之嫌我欲盟而彼僅使其微者至則無盟可也及之盟是以譏則將何如曰息民保境無爲戎先國君繼世之先務也何以盟爲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來奔也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曰來朝也褒內諸侯非有天子之

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其來朝也祭伯周之卿士不稟王命而自以其私至於魯書祭伯來惡其外交也公羊云王者無外穀梁云人臣無外交皆春秋經世之法三代而下有國有家者得知此義實自公穀發之伊川謂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不以王臣無外交之說爲然愚謂當春秋之世天子微弱諸侯盛強諸侯微弱大夫盛強其外交者皆擇利而趨植黨以抗其君是故特著此法以爲之閑其可廢乎祭國也伯爵也穀梁以爲褒內諸侯諸說皆從之黎民淳謂王臣惟三公稱爵非如外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之

列五等也故定四年劉卷卒不書子以爲祭伯單伯劉子單子之類皆以字書而非爵愚謂禮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衮內之有諸侯非獨穀梁言之劉文公卷相周室有大功蓋周之宰相也天子三公卒而以名書非例也杜氏謂天王爲之告故名而不爵愚竊疑劉字之下缺一子字祭伯單伯劉子之類皆內諸侯爵然食采而已非若外諸侯之有封國子孫得以襲也

公益師卒

春秋之義天子諸侯內卿大夫崩薨卒皆書示尊卑貴賤莫不有終也然而或日或不日舊史記載

之有詳略而非褒貶所係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不與小斂而日者公孫敖叔姒叔誼公孫嬰齊是也穀梁以書日爲正不書日爲惡有罪惡顯著而日卒之者公孫敖公子牙仲遂季孫意如是也惟公羊之說近之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本謂愈遠則不得其詳故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而何氏乃以爲恩有厚薄義有淺深辭有詳略則拘矣聖人作經垂王法於後代魯子孫之於父祖曾高恩固有厚薄而春秋筆削公天下不爲此而厚薄也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特卿佐之卒爲然

事在春秋初年者與中年不同事在春秋中年者與末年不同以是而求庶乎近之矣或曰卿佐之卒不書其官而惟書公子公孫何邪曰孫泰山以爲惡世卿者是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博選賢能請于天子而命之周室衰微此制遂廢魯之叔仲季臧皆公族也春秋不書其官而惟書公子公孫者譏也外之世卿何以無譏曰外之爲卿者猶有他姓間廁其間惟魯純公族故直書公子公孫以寓戒焉耳

一年春

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

正隱也木訥不然其說愚謂元年書正而不著其事欲見隱公所以不書即位之意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恐當如穀梁之說不然何以十年皆不書正月乎

公會戎于潛

此春秋內夏外夷之始事也戎狄以號舉示不得與中國諸侯均敵也書公會戎譏隱公以望國之君與戎特會非所當會而會也國君即位之次年不聞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又春秋之譏也春秋凡書魯事皆備載其實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或曰禹貢五服之要荒周官九服之有蠻夷鎮蕃所以辨內外也而春秋之世蠻夷戎狄錯居九州之內民皆王民土皆王土其君長皆王臣也而外之同於殊俗可乎曰此正春秋所以辨內外也中國者禮樂政教法度之所從出乃有外王而自同於夷者錯居於侯服之內故自周公以來懲荆舒斥徐戎截淮浦不使之得以污染中夏其爲後世之慮深矣迨至春秋之世魯比於戎晉鄰於狄齊旅於夷彙連族興日以強盛考其派系之所從來有姜姓之戎姬姓之狄甚者如吳如楚如越皆稱明德之裔而僭王大號以夷自處聖人因而夷之

明內外之辨以示其別辨其紊乎內者而九州以外荒服殊俗不期正而自正矣木訥趙君屬春秋之老手而其言乃曰爲僭會之說者不度時論勢而責人以難魯與諸戎有疆場之交幸其不以戈戟相舂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吁此以利害談春秋夷夏內外之分安在哉若曰文王之事昆夷大王之事獯鬻其時不同其事不同未可以律春秋趙君生於紹淳之世目金戎之強盛姦臣小人不恥事仇以和戎爲至計耶說鄙論淪浹骨髓入人也深老師宿儒至用是釋經誤後學爲甚是以不能忘言非敢僭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春秋諸侯擅相侵伐之始也曰伐曰侵曰圍曰取曰入曰滅皆貶也所以異其名者以其用師有小大淺深奇正之不同耳凡伐人之國入其國都毀其廟祫遷其重器是之謂入春秋之所甚惡其罪下滅國一等然入有二例有入之而遂有之者宋入曹魯入邾及下文入極之類是也有入之而不有之者衛入郕鄭入許魯入杞之類是也入之而遂有之蓋滅國也此莒人入向左氏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子入向以姜氏還則其入也志在於復其去妻未必遂滅其國故春秋

入而不書滅及宣四年公伐莒取向終爲莒所併但此役也入之而未取其取之又當在此後愚於春秋書入不書滅而知之耳或曰此莒君入向其書人何哉曰貶也夫婦人倫之始國君所與共承祭祀刑家以治其國者也姜不安於莒自必有故莒子當知所以自反今也遽以兵入人之國都而奪其去妻以還此非還妻之道也終又因以滅其國焉賊倫害教非中國所宜有春秋書人夷之也莒自是終春秋之世見稱東夷其禮先亡矣

義又見是歲鄭

人伐衛

無駭帥師入極

此魯滅國也書入不書滅為內諱滅國也然有以入書者焉有以取書者焉以入書此及昭七年入邾是也以取書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邾是也惟僖十七年滅項直書誅季氏擅兵也故不為魯諱公羊曰無駭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愚案隱桓莊之大夫不書族者無駭也翬也挾也柔也溺也翬以弑君去族示貶宜也無駭入極固當有貶未應與逆人同其科蓋無駭挾柔溺皆大夫之未賜族者春秋初年大夫未賜族者猶多故皆名而不氏或曰有罪去族與未賜族者皆無別乎曰春秋比事之書比事而觀乃見聖人之意翬在隱之世則

去其族者凡再明為隱之罪人也在桓之世則加以公子之號以其與桓同惡也此有罪者所以異於未賜族者也公羊曰無駭為展無駭是時無駭實未有氏及其死乃以展為氏耳凡公之子稱公子公之孫稱公孫公之曾孫不言曾孫而命之氏蓋有當氏而未氏者必世其官或為大夫然後有氏及春秋中年無不世官無不命氏權移於下國君孤立矣

餘義見無駭卒仲遂卒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義已見元年三月

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秋而盟戎既為特會又為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

以貶也蓋盟非盛世之美事中國諸侯不能恪守王度擅相爲盟固春秋之所惡而況望國之君與戎特會特盟虧削國體紊王制內外之辨尤春秋之所不與書公及戎盟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此春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及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胡氏曰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愚謂胡氏此義可以施于此一時而不可通於他日或日或不日見於會盟者多矣春秋

褒貶初不盡在是也不特會盟爲然凡書日不書日不皆褒貶所係也然亦有因書月書日而見意者不以例言也如十年公會齊鄭伐宋六月壬戌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一月之間敗人之師取人之邑書日以見其殘暴謂之非貶不可又如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災甫三日而嘗譏其不易災餘非書日則其義不見故耳外此或日或不日因舊史而書不皆褒貶所係二俾以是爲拘不必惑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此外逆女始見於經者卿爲君逆也公羊子曰外

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逆也穀梁子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諸侯親逆之所本也伊川謂親迎者迎於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迎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伊川之說得用禮之中此書逆女重大昏之始未必專責親迎裂繻不稱君使則公羊子所謂昏禮不稱主人以存廉恥之節者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則稟命於諸父兄俾稱之以行古之義也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所以稱使

無母也無母而自命可乎或曰諸侯臣其諸父兄故不得稱不得稱而遂專行其可乎愚謂使諸父兄請命于宗廟遂稱之以行禮之權也宋公使公孫壽非禮也公羊此義授之孔門不可廢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於內女之出適紀載特詳所以明人倫正婦道何穠列于二南是其義也婦人謂嫁曰歸其所從來遠矣泰六五帝乙歸妹雖天子女下嫁亦以歸言而況於諸侯卿大夫願爲家人道所從以始是故言歸然必公女或姑姊妹爲諸侯夫人其尊乃曰歸否則不書其書者皆譏莒慶宋蕩齊高

固皆譏也

義又見七年三月叔姬歸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于蔑內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穀梁曰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此經疑也左氏以與裂繻逆女連文子帛又類裂繻之字而曰為魯故所謂傳聞異辭也春秋大夫無加於諸侯之禮孫泰山亦以為闕姑置

外傳義又見三年十二月齊鄭

盟于不門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左傳以為惠公仲子謂元年歸盟為豫凶

誣矣公羊以為隱公之母亦非也仲子聲子均非正嫡仲子不得稱夫人聲子烏得而僭小君之號彼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僭名以尊其妾母春秋不得而削非春秋與之以此名也隱公不以君位自居故聲子無僭名此子氏者從穀梁義隱之夫人也陳止齋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分定則隱非攝主隱不以夫人喪其妻故不敢葬穀梁曰不葬從君者也隱弑賊不討故君與夫人皆不書葬合穀陳而其義備

鄭人伐衛

此春秋書伐之始征伐天子之事而春秋諸侯專之罪也然有早歲之爭伐齊霸未興以前是也有晚歲之爭伐晉霸既衰以後是也惟中歲之爭伐有奉王命而討不庭者齊晉二霸之師是也春秋與之以霸討褒貶隨事而見學者諦觀書法而求聖人垂訓之本旨則春秋行事可得而識矣侵伐二義三傳爲說不同左氏謂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穀梁謂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其說皆拘公羊謂精曰伐狃曰侵者近之蓋具軍容而往整齊嚴肅爲精帥偏師而出淺攻疾馳爲

狃自問家盛時易詩書周官所述有是一名矣而春秋因舊史而爲之筆削舊史因來告而爲之書有先侵後伐者焉有聲侵實伐者焉此不可以定例求也鄭叔段之子滑以衛師伐鄭取廩延啓釁者衛也去歲鄭人以王師號師魯師伐衛南鄙亦足以報廩延之役矣今鄭復伐衛則罪在鄭矣蓋鄭莊必欲窮叔段之黨而夷之是以用師不已書人書伐貶也○中年以後又有變例之侵伐動大師勤諸侯而無討罪攘夷之實書侵以貶之出偏師而能伸大義當人心書伐以獎之是之謂變例於齊桓晉文兩召陵見之

三年春王二月

春秋二月三月皆繫之於王者明夏時之春也何休乃云二月殷正月也三月夏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尚其服色行其禮樂通三統也此說大不然春秋明百王公共之法以示後世所以春之三月皆繫之於王者正所以行夏之時言春之二月在此寅卯辰彼子丑爲冬而非春也王者體天道布德教如陽春生意之流洽夫然後盡其體長之事豈爲二王後故而繫之以王乎四時之春猶四德之元春加王而三時可以類舉矣已巳日有食之

日太陽之精君象也月來交會與日同度月掩日光是之謂蝕陰干陽也故爲災或曰日月之行有常度交會則必食而聖人謹書之謂之天變何哉曰有當食而不食者矣有不當食而食者矣杜氏謂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頻食者夫所謂盈縮則君德之感也人事之應也常而變者也不然何以帝王盛時三光平寒暑調星不隕日不食而衰亂之世變異紛紛無虛歲者乎爲周髀之說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一周

天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之謂交

此古說也近代諸儒則謂天體至圓繞地左旋

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亦左旋日行天稍遲亦一日一周而在天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九日而與日會則日行速而月行遲今治左旋

曆者此說也

日月之行每月必會而月或在日道表

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必月與日同道乃食又一說云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氏見其參差故云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頻食斯皆指君德之感人事之應而言也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食

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此天度之變其常巧曆所不能知者也至漢高帝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餘年未有頻月食者因是疏家曆家或指為簡冊傳寫之誤夫誤固有之未有誤至于再者況漢祖初年又嘗頻食此在秦火之後謂之誤亦可乎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其可以定術求之乎嘗考歷代天文書日月五星變常之事更多有之唐人有妙於曆者謂日食星變不可以定術求援據精博足以憂治世而危明主彼謂交會有常躔次一定置人事於不言者星翁曆家學

而非春秋記異之言也凡日食必書朔此不書史失之也由曆紀錯亂日官廢職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是以或失其朔或失其日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王崩不書葬義見後

左氏謂王以三月壬戌崩赴以庚戌故書杜謂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愚謂春秋據舊史而書非即傳其僞也或曰萬國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事愚以爲此以後世郡縣之禮而律古者封建之國恐不得同也胡氏引周書康王之

誥爲說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以爲天子之喪諸侯皆當奔赴豈得脩服於國此正論矣但康王之誥所云西方諸侯東方諸侯指畿內諸侯而言耳是時成王始崩赴告未能及遠四方諸侯未能皆在列若曰諸侯各以遠近來奔庶乎其可行也○或曰平王東遷之始王書崩不書葬公羊以爲舉天下而葬一人其事不疑也故不書其說何如曰葬終事之大者而況天子之葬而可無書是蓋有深意而諸儒未之言耳周家東遷以避戎也戎患旣平天子將還歸舊京復文武成康之宇以號召天下平王即

安於洛舉豐鎬故壤鞠爲黍離莫之或恤其後遂歿於東失續祖承家之道矣自是傳十有三王皆不克返葬春秋書崩不書葬言葬之非其地猶望子孫有能返舊都而葬之者耳其間有崩葬皆書者則譏也或以緩葬而書或以不及時葬而書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公作尹氏

左氏曰君氏者聲子也聲子隱公之母以爲公欲讓故不成夫人之禮是以不著氏愚謂審若左氏之說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妣氏卒今書君氏非名也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

卿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公羊之說似得之惟是王朝卿大夫卒不書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特書尹氏王子虎劉卷之卒其餘未有登于簡牘者此爲不可曉耳或曰王子虎劉卷以功故書名尹氏以世族譏故略其名但周之大臣柄國怙權而世其官者猶多有之何以獨責一尹氏乎以經文前後而觀三月書天王崩四月書尹氏卒豈非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王崩未幾冢宰繼卒春秋危之故特識之乎然此乃經疑姑置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不稱王使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當喪未君也劉原父曰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胡氏從之愚以爲當喪未君謂父喪在殯嗣子未稱元年故不成其爲君此天子諸侯所同也惟此時不以王命行事故遣使不稱使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某氏之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也蓋以仍叔爲尚存之人以武氏爲已死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

於此一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之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至於求賻之書則責在魯矣仲子諸侯之妾其死也天子特遣宰咺爲之致賵今王崩而魯隱不奔不賻致王人銜命下徵魯之罪大矣書王人求賻春秋所以誅魯或曰貶王非也求賻與求車求金異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或曰春秋常事不書而於諸侯之卒葬必書其故何邪曰卒而書示人以謹終之道也葬而書示爲人臣爲人子事君事親之終也是故春秋於國君之卒葬必書不以正斃亦必書不得其葬或葬之

不以其禮則歸葬而不以葬書俾天下後世之爲君者兢兢自持常懼弗克終而圖所以善其終爲人臣爲人子者事死若生事亡若存時平而共其寔安之常國亂而盡其託孤之寄君死不以其道則爲之任討賊復讎之事而後爲能葬其君夫豈謹月日記卒葬之謂哉或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禮也降而書卒春秋其無意乎曰胡氏以爲周氏東遷諸侯放恣不稟命享有其國故春秋於其告喪特示貶黜而以卒書不與之爲諸侯也此論固正但當時諸侯未必人人皆放恣無王今一切俱貶恐非春秋用法之意杜氏謂內稱公而書薨所

以自尊其君故不得不略外以自異蓋春秋書法書魯者常異於他國以例而求恐當如杜之說或又曰宋公稱公爵也五等諸侯崇卑有序比及其葬一以公爵而係之於謚春秋之不削之何歟曰公者臣子之在國稱其君亦猶大夫在國而人稱之曰子此亦美名之通稱者而非所謂僭爵也及其死遂以公之名係之於謚臣子之稱之云耳考之史周家盛時諸侯歿而稱公如魯之考公煬公幽公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陳之胡公申公皆以公係謚者也此五等諸侯一以公稱者舊史書之春秋因之亦以存臣子之孝敬云耳非許之以僭名

也或又曰生而名貶也死而名何歟曰舊說謂古不諱名故以名赴愚謂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以前或然至周人則諱名矣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非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盟義已見元年于茂二年于密

外盟常事也春秋何以書著東遷而後諸侯無所統一而自相爲盟也案左傳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之前則諸侯之私相爲盟有自來矣陳止齋謂齊鄭合天下始多故又曰書齊

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愚謂自王室之東天子威令不行於諸侯於是諸侯無所統一而自相爲盟蓋散而後自相爲盟春秋以前有之矣自入春秋魯盟邾盟宋紀莒之盟于密齊鄭之盟于石門皆散而後自相爲盟非合也霸國興而諸侯始合夫子謂齊桓糾合諸侯一正天下者蓋諸侯散於東遷至霸國興而復合石門何足道哉

癸未葬宋穆公

或曰賤不諱貴少不諱長天子崩諱于郊諸侯薨諱于王大夫卒諱于君春秋初年諸侯臣子之諡其君者或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諡春秋之不削之

何歟曰無以易其名也死而爲之謚先王之令典然必即行以爲之謚或表其勲或旌其庸或稱其德其有罪者則加以醜名亦先王之制也東遷以後諸侯臣子不請於王私爲之謚其意欲謚美於君而不知謚不出於王朝豈足爲死者之榮乎是則臣子之罪若遂削之則戮及死者聖人秉筆至公而存心忠厚有不爲也然當時亦有請命于王而榮其親於身後者一二間見春秋之不削之亦以是故歟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和是爲穆公穆公將終復以國而歸之與夷而出其子馮於鄭公羊子謂宋國大亂三世宣公實爲之諸

儒或有取其說者愚竊以爲未然讓美德也不當讓而讓以讓召亂魯隱公是也若宣公之讓穆公穆公之讓殤公兄以傳弟弟復以歸兄之子此盛德也聖門所許春秋無譏也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有得於聖人之意公羊乃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謂宣公不當讓以啓後人之爭愚謂宋之亂由殤公不仁以怨報德兵連不解賊臣因而作難弑殤而納馮傳者謂宋殤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宋督因以爲亂於宣穆之讓果何關乎此公羊僻說而木訥取焉其說曰其後有啓之賢而不以傳務過

大禹無朱均之子而荀遜以僭擬堯舜吁是豈君子之言乎堯舜而上大道為公不獨親不獨子使朱均而賢聖人亦必以天下授之至禹薦益於天矣禹歿啓以臣民戴已而踐天子位雖時使之然愚於啓不能無遺憾木訥乃云禹傳啓而不授益豈禹之不能遜哉杜亂源也如木訥之論是禹陽薦益而陰以與啓也堯舜之讓湯武之繼此乃古今一大議論豈與後世陽予陰奪者可同日語哉恐誤後學不得不辨餘義見宋公和卒葬衛桓公滕侯卒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

隱公下 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曰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諸侯擅興兵侵伐罪也伐人之國而取其地重有罪也是故伐而取者其罪又加於伐一等或曰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書伐不書取此伐取並書何哉曰杞二王之後也至是與周俱衰不得自同於宋莒以蕞爾小國介居東夷伐杞而

取其地莒有罪矣聖人於二王後書法拳拳每致其意此書伐國取地以莒爲首戮哀先代之後浸以衰微而重有誅於莒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而自立爲君實兼篡弑之罪春秋首絕其屬籍書名書弑及其誅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與之以爲君名其爲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蓋舊史猶書公子州吁聖人修經始削之以垂訓於州吁無知見之然亦有弑君篡國罪與州吁無知同及其以弑而死猶得書君如齊懿楚靈之類則以其旣

定于位於其臣民有君臣之分久而後見殺不容用削奪之例非略之也削屬籍云者伊川謂自古篡弑多出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因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後世故初年弑君多不稱公子公孫此義已正胡氏乃謂州吁削屬籍以國氏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愚謂此方誅討弑賊未當追議莊公旣往之咎莊公者完州吁之父也莊公寵州吁之過固有以基亂而去族大刑所以治弑君賊非治其父也或曰魯有史諸侯之國皆有史亂臣賊子之誅必待春秋而後正何歟曰春秋非史

也史者記事之書而春秋之作聖人所以垂法於後世非史之謂也故春秋書弑君有以國書有以國人書或著弑賊之名氏或略弑賊之名氏或實弑而書卒或實卒而書弑君不君而陷於弑亂臣不臣而麗於首惡權衡輕重定於聖人之筆削夫豈史之謂哉而況弑君賊非國之大臣世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者彼弑其君自立為君或為政於國必不號於人曰我實弑君而鄰國史官得之傳聞亦未敢遽書或又畏其強大不敢直書其失書者多矣及聖人作經然後以所聞所見裁而正之聖筆一脩議論乃定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豈虛言哉

餘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弑君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始見

遇者公羊以為不期而會杜氏謂草次之期曰遇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之相遇也當從杜氏隱公聞衛有亂與宋平公草次為遇謀討衛人之弑君者書公及內為志也宋殤乃因以為利樓衛之弑賊與俱伐鄭而去其所逼公之志不獲伸矣於是宋陳蔡衛連兵伐鄭而隱不與也春秋於州吁篡弑之後繼書此遇嘉公之有志而惜其不勇比事

而觀可以見聖人之意

餘義見丁卯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誅兵首例始見

此春秋初年諸侯會兵伐國之始是時齊晉尚微宋魯爲望國諸侯視儀聽倡於此乎在使宋殤公明於大義即清之遇稟命于王與魯俱出師討衛人之弑其君者則足以大服諸夏之心宋其興矣乃不其然從州吁之邪謀合三國兵伐鄭以除其所惡不稟王命擅興兵連諸侯黨逆人而定其位宋之罪大矣故是役也本衛之志而春秋序宋爲首責宋深矣宋公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衛州吁書人不與之以君衛也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鞏者公子鞏也不稱公子去族之誅也祖之弑隱

鞏爲首惡故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嘗謂春秋書法有以待左氏而見者清之遇鄭之伐鞏之擅兵是也州吁之亂公實有討賊之心宋殤利於伐鄭而黨州吁以成其篡公志不獲伸而殤遂率陳蔡衛以爲此役一以成衛之亂一以去已之逼宋殤之不仁甚矣無功而還斯可以止怙終不悛復來乞師公之辭之猶清志也而羽父力請以其師會公不能禁於是會宋陳蔡衛復伐鄭春秋聯書清之遇鄭之伐鞏之帥師首惡之人與逆黨並著而累見衛

主兵而以宋爲首誅亂賊必先治其黨與此春秋
法也烏乎清之遇魯隱仗義之心不能勝宋殤趨
利之心猶曰二國之君人自爲謀乃若宋來乞師
魯君猶知畏義而不敢從其臣乃勇於輔逆而不
可禁蓋輩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竊氏之禍
實權輿於擅兵伐鄭之時是以聖人探其用心而
誅之於其始帥師即去其族以示貶其立義精矣
其垂戒嚴矣或曰諸侯會伐皆春秋所惡曰春秋
始年凡會伐者皆擅兵無王怙黨逐利此五國伐
鄭以宋爲兵首疾始會伐也迨二霸旣興則有會
諸侯攘夷狄如召陵城濮之事與初年之會伐不

同春秋猶或與之此所謂其時不同其例不同者也

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

陳地也

此春秋誅討亂賊之始事也書衛人善衛人之能
討賊也書于濮善陳人之能討衛賊也案左氏州
吁偕石厚如陳石碣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使人如陳
涖殺之討賊者衛人也然非陳人聽衛人之討其
賊則州吁豈能遽正大刑故春秋書于濮以善之
及宋萬之弑宋人亦求賊于陳慶父之弑魯人亦
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無討鄰賊之義矣或曰

此石碣殺之不書碣何哉曰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之所同也若書衛石碣殺州吁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其罪故惟書衛人言衛國猶有人能以討賊爲事也書人有二例弑君人人皆得討而殺之書人以殺此與齊無知是也又有國亂無政衆共殺之亦書人者隨事而觀可見之

餘義

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公子自外入而得國者多矣如齊小白入于齊突歸于鄭赤歸于曹陽生入于齊之類或書入或書歸皆不以立書也惟衛宣

公晉之入春秋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衛人立晉公羊立者不宜立者也衆雖欲立之其立非也近代諸儒則以爲衛人不稟王命而立君是故春秋不與其立論固正大但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季友之立僖襄仲之立宣宋督之立馮齊高國之立小白晉趙盾之立黑臀樂書中行偃之立周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稟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而立者春秋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此之書乎蓋春秋書法有褒而寓貶責備賢者之道也有貶之而未絕開小人以自新之途也春秋於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書衛人立晉再書衛人

者襄衛人能不以篡賊爲君相與仗大義而誅之
 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亦以
 見其討之難立之尤難惜其不能稟于王命而立
 之是所謂襄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時四
 國連兵而來爲篡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碯
 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
 不動聲氣元惡即誅彼四國之師逡巡引退乃逆
 晉於邢而立可謂居人臣之甚難是故春秋變文
 特書以示別異而中見責備之意非石子之賢聖
 人不以是望之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則斷斷
 乎非春秋意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何以不書石

碯之名氏而惟曰衛人立晉乎曰立君從衆望也
 非一人所得而私立也若書石碯立晉是一人之
 私也其可哉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子朝言王位
 已定而尹氏以一人之私而立朝所以誅也觀尹
 氏立子朝之爲誅則衛人立晉之意可識矣曰若
 是晉何以去公子之號惟書晉乎曰於石碯無貶
 於晉則有貶也衛人以晉爲賢而立之而晉也得
 志而驕晚焉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
 始立而去公子不書以見衛亂之從始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春秋書蒐狩者有矣若講行時事之常則爲常事

不得書其書者皆譏也書蒐狩而言公在者譏在公也春秋五蒐皆不書公惟桓四年狩于郎莊四年及齊人狩于禚書公此矢魚于棠書公譏公之從事于遊畋非其時復非其地也隱公初年謹守法度猶賢君也及是浸驕矢魚于遠臧僖伯諫弗聽春秋之書之譏之也亦危之也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輕出爲氏之禍其兆於斯乎僖伯之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其憂深思遠有周公告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之意賢人之言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諡義已見元年公及邾盟及三年葬宋穆公

凡弑而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此弑而葬以州吁即刑錄衛之臣子能葬其君也易名者加之諡也不易其爵也春秋諸侯在其國稱公臣子以美名加於君非爵也及其死而諡之乃遂以公繫之於諡亦猶大夫以子繫之於諡美名也而非爵若其僭爵春秋必削之矣諡者因乎行者也子不得以私其父臣不得以私其君所謂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而不改者也衛桓以弑死雖無過之可疵而桓之爲義諡法所謂闢土服遠而爲桓者也以此加之身弑之君是之謂溢美其何足爲死者之榮乎自是而後如齊襄衛宣晉獻皆淫佚失

道之君而類得美諡魯隱宋殤晉之靈厲則亂臣賊子追仇其君因諡見逆其亦重可誅矣皆由不請之於王私自為諡其弊遂至此耳

秋衛師入郕

書師之例

衛宣當州吁暴亂之後入而君國不以惜民保境為事而輕動大眾以入人之國書以貶之耳此入郕入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知此入之非有非其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強國來討故雖入之而不敢遂有之耳書師之例胡氏曰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亂而稱師者楚滅

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稱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師圍郕之類是也胡氏之說固為正大然有以書師而褒者有以書師而貶者褒貶在事而不在師也如僖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繼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初之書次譏其兵盛而救緩也繼之書城美其能用大師以救危亡之國也此一書而前譏之後美之即事而觀乃見耳又如莊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繼書師及齊師圍郕又書師還此公自將以出例當書公而初書師次而不言公次繼書師及而不言公及又繼書師還

而不書公至自圍郕蓋一書屢譏也以其動大衆黨仇國伐同姓故譏至於再三而不以為繁耳又如僖二十八年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此晉侯宋公在而惟晉侯以爵書責晉侯也以晉侯能用三國之師却夷狄而安諸夏故變文獨書爵以示褒此皆隨事而見傳者師例何可拘乎故曰褒貶在事而不在師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為桓築宮以祭其母也諸侯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欲讓國於桓故為其母立廟以祭之仲子之卒已久至是而始立廟者

隱欲以是見其欲讓之志耳或曰禮與曰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必庶子為君而後其母得築宮以祭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也桓未為君而隱為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曰春秋之書之何歟曰譏失禮也宮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無書也非禮之禮非制之制於是乎書若曰公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為之立廟也前書天王歸仲子之贈非所宜歸也隱以夫人告而王為之贈之也此書考仲子之宮隱以公子為君之禮而為之考之仲子之宮非隱所宜考也

春秋之書之譏也合禮無譏無譏則不書之矣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用之仲子之廟也左氏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蓋是時有司者將以萬舞施之仲子之廟隱公欲裁酌其宜不欲以先君廟樂之舞而施之公子之妾母是以用六羽而去其干焉耳春秋之書之不但譏其考宮之未當抑亦譏其獻羽之非制也公羊以爲侯國當用四今僭而用六僭諸公也是故書以譏之魯固僭天子禮樂孰云隱公而始用六羽乎穀梁引

尸子之說謂當時諸侯僭天子之禮皆用八伯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之爲言謂魯於是而始降用六不敢與周儼非也此用之仲子之廟不敢與魯之先君同其僭其後季氏之庭至於用八使魯知其爲僭而殺之流弊之極何至陪臣而僭八乎尸子之說其不然歟案明堂位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成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俾祀周公先儒以爲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其論定久矣劉原父乃云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陳止齋引祝鮀之言衆仲之說深有取焉愚以爲周之東遷名器旣濫齊桓晉文

有夾輔之大功周家所以寵異之者不過平世之常典請王章尚不許魯惠公者有何功德之可稱而遽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乎原父以為惠公僭天子之禮當時猶多強國不聞其敢僭魯惠何敢冒不韙至如是乎意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而脩復之耳非始請也然原父之學亦可謂悖矣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于鄭之上兵首也案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是役也邾為之先序之鄭上著其為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人取邾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無罪

乎曰邾見侵於宋應之義也當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間鄭宋之隙而偕鄭以伐宋因彼之憾復己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為首鄭次之鄭以伯爵而序於邾之下亦所以貶也兵首例初見四年宋陳蔡衛伐鄭與此少異故讀春秋不可例拘當求屬辭比事之意

螟

宇宙之內一事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異水旱螟蝗告災皆人君責也自一國而言亦國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

於司曆之失聞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爲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言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義已見元年公子益師卒

公子彊者臧僖伯也左氏載隱公之語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胡氏曰書日見恩禮之厚隱公不能用僖伯之諫而於其死眷焉不能忘其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然書日不日不係乎褒貶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也久之也注謂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

民之命乃暴師經年而後克無惻隱之心志在逐利故圍伐兼舉以著其罪然亦有暴師非久而書伐書圍書取者大率皆貶而貶之中有權度焉隨事而觀可也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也復挈國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己子馮出居於鄭可謂能以禮讓終始者矣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爲事疑鄭人欲納馮輒率諸侯伐鄭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殤實爲禍首書伐書圍責其暴也明年冬書宋人取長葛蓋頓兵鄭地一年而後得之春秋深著其黷武之罪特書以示貶而宋殤末年之禍卒以兵不戢爲內賊所乘有國者視此知所懲

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公穀作輸平
○平始見

平者脩好而不為盟誓者也渝平者左氏釋為更成來渝平者鄭人不憚屈而求成於魯魯乃降心以從鄭兩善之辭也隱之為公子也與鄭戰于狐壤止焉公固有怨於鄭及清之遇宋人志在黨州吁而伐鄭以除己之逼公毅然不從忘怨而就義公於此可謂賢矣輦之擅兵本非公意鄭豈不知之去年秋鄭人伐宋入其郛宋求救公復不為出師公此時此心但知以靖國保民為事雖非為鄭而鄭實德公故於此遂來渝平渝之為言如易所

謂不克訟復即命渝之渝盡棄風憾相與共由於義理之正不為盟詛而信義相約是故春秋貴之書法特異於它日厥後宋及楚平燕暨齊平魯及齊鄭平其事皆不與此同故知來渝平為春秋所貴公穀作輸平釋輸為墮以為墮敗其已成鄭人苟欲敗成何用來告於義未通故當從左傳作渝平陳止齋謂鄭人有志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愚觀是時周已衰不能號召海內鄭欲叛王何用渝平於魯陳氏喜為高論於當時事情頗有未切此渝平之渝只當從左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盟義已見元年于蔑二年于密三年于石門

或曰諸侯私相爲盟固非春秋之所與諸侯相與
爲會講信脩睦春秋其許之乎曰有王者會諸侯
霸國會諸侯與諸侯兄弟甥舅之國歲時相爲會
者未可槩言也周家盛時岐陽之蒐鄠宮之朝東
都之會王者事也及霸國興奉王命合諸侯有所
謂兵車之會玉帛之會者亦王事也春秋猶或許
焉此公會齊侯乃兄弟甥舅之國交相見之禮春
秋無譏若乃會而黨凶害善趨利伐國如春秋初
年宋齊魯衛之所爲則春秋之所深誅而不以貸
者也會而盟皆非所取義見于蔑

秋七月

義見綱領
明夏時

公羊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
時過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愚謂此夫子所
以見行夏時之意也春必首正月夏必首四月秋
必首七月冬必首十月此皆夏正月之次非周正
月次也言天時在此孟月在此故雖無事而必書
以見四孟月之必不可改也

冬宋人取長葛

此宋人取鄭長葛不書鄭責鄭也亦責宋也宋圍
長葛且一歲其虐民黷武甚矣鄭之力可以救而
不救乃更以是歲夏出師侵陳掠獲以爲功內喪
其邑外取於人春秋是以併責之故宋以人貶而

長葛不係之鄭責鄭之不能保有土地圖功于遠也春秋有去年冬事與今年連文而不再書某國某土者省文也此圍長葛取長葛相距一年不係之於鄭夫豈無譏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杜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娣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至是乃歸何休公羊注曰媵賤不書此何以書終有賢行故也紀為齊所滅紀季以鄫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竟全婦道故錄之蘇穎濱亦曰媵不書此所以書賢之也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鄫是時紀已為齊所滅宗廟在鄫叔姬歸奉

其祀不以存亡虧婦道春秋是以賢之蓋本之何注而為之說得春秋之旨矣賈逵謂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其義舛

滕侯卒

義已見三年宋公和卒

滕侯卒不名不葬諸說不同或以為未同盟或以為微國不錄愚謂卒而不名史失其名也無故而不葬魯不往會史佚其諡是以失書不容鑿為之說胡氏曰宋殤齊昭告亂書弑不書葬是討其賊而未葬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也宋公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也吳楚之君書卒

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也怠其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胡氏之說備矣愚謂春秋之葬不葬不可以定例求也蓋嘗考之君弑賊不討不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有賊討而不書葬者宋魯二閔公是也有賊不討而書葬者魯桓鄭僖是也有世子弑君如蔡般之弑景許止之弑悼書弑書葬雖同而其事實有不可得而同者以例而求則失之矣此外有敗國殄民以死而不錄其葬者晉惠夷

吾之類是也有廢嫡立庶以亂而不予之以葬者晉獻詭諸之類是也有始逆終順而特予之以葬者鄭伯突也有既逐復歸而特去其葬者衛侯朔也隨事而求乃見書法之旨若夫楚之不葬避僭王也秦穆之賢卒葬不書秦景哀惠之卒缺其名其葬也皆以謚書則以遠故或告或不告或會或不會是以或書或略非褒貶之所在也如滕侯宿男之不葬則魯人微之而不往會史因失書初無他義強求其故則鑿矣

夏城中丘

城初見

凡城有以城非其地而書者有以城非其時而書

者有以屢城勞民而書者有城守要害而特書以紀之者左氏專以時不時爲言拘矣此以盛夏興役書譏也木訥乃曰周之夏今之春方春東作之時而役民事城民失其業是以有譏夫夏而城固非其時然以周之夏爲夏之春則誤甚矣三代之王雖建子丑寅以爲歲首而時皆夏時歷萬古而不易也孔鄭釋詩書誤謂三代之世時與正俱改先儒固嘗辨而正之意木訥未之見耳愚旣於綱領明夏時而詳著其義茲不重述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例初見

穀梁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

來接我舉其貴者也愚謂屬之不通以明君臣之分也而兄弟天倫之愛豈以分故而遂廢之乎諸侯之弟或稱公子或稱弟公子其本稱弟因事之稱也而稱弟之中書法復有不同說者謂不書公子而書公弟皆貶殆不然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使其弟云者爲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子公孫而曰使其弟無貶也若夫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則譏其使弟典兵也衛侯之兄縶見殺則譏其使兄預政也衛侯之弟鱄出奔秦伯之弟鍼出奔則譏其失友于之愛也宋公之弟辰出奔旣而入于蕭以叛書奔譏兄之

不友書叛誅弟之爲逆書法昭然可見至於宣公之弟叔肸卒書公弟叔肸云者貴其盛德高節特書公弟以寵之若曰公有弟如此又何貶之有哉胡氏曰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吁有是哉年之子無知目以篡誅謂聖人於其父之聘魯而爲之貶三復經旨書法而知聖人決無是心也入春秋爲會爲盟爲遇皆非盛時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爲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

不悉書有所褒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

秋公伐邾

春秋譏魯隱背蔑之盟以兵加邾也左氏乃曰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云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以邾鄭前年同伐宋故也此亦傳會之說魯不爲宋屈也十年遂偕齊鄭伐宋魯豈懼宋而爲之伐邾乎春秋書公伐邾譏背盟也元年方及儀父盟今遽加之以兵而又自將以前此春秋所爲譏也或曰凡公自將伐國皆

有譏乎曰當伐而伐惟義所在不皆譏莊十八年
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六年公伐戎戎來侵我公追
之不能及旣而伐之義之所不能已也觀前之追
觀後之伐而知春秋之無譏此方及邾盟而遽伐
之觀前之盟觀後之伐而知其以背盟故譏不加
貶而義見者也是以謂比事見義春秋書法大率
類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凡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來聘聘于魯也其
書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
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執者執下之辭也

不言戎執而言戎伐以天子之使見執於裔夷而
爲之諱也孫泰山曰于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錄
以歸者惡凡伯不死其位耳是固然矣然天子之
使戎得以邀而執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
不能爲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
上諸侯無王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其在斯時乎凡
伯畿甸諸侯之爲卿大夫者故書爵

義又見九年
南季來聘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遇義初
見四年

是遇也與清之遇同特簡其禮爲草次之期耳愚
以王人見執於裔夷衛將伸其方伯連帥之職與
宋公亟爲此遇連兵討戎免凡伯於難而左氏乃

云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請與衛侯相見故遇于犬丘此亦常事耳奚以遇為哉天王使過衛之境不能謹次舍過寇攘使凡伯辱于裔夷復不能躬帥師徒追擊勦蕩為王刷恥乃以私故與宋公為此遇捨職分所當共而從事於私是故春秋聯書以責之不然列國自為遇無關於周魯之故何足污春秋之簡牘乎善讀春秋者當觀聖人屬辭比事之意不可以例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書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諸說

大率本此愚意左傳所以為此說不過以桓公初年鄭人有璧假許田之事因附會而為易田之義嘗三復經旨是歲歸祊與桓元年之璧假許田自是二事左傳合而言之恐非春秋垂訓之本旨蓋春秋書歸有例如歸濟西田歸鄆謹龜陰田歸謹及闡皆歸舊疆也此書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言非其所當歸而歸非其所當入而入書法重在歸字入字上非以田易田之謂也鄭人與宋有隙前歲及魯渝平是也而以祊來歸則非也彼謂泰山在魯境內祊亦魯境故以為歸而不知名山大川不以封泰山非魯所當有祊者鄭人受命

於周以祀泰山之田乃王略也鄭豈得歸之於魯
 魯豈得受之於鄭書歸書入魯鄭皆有罪焉耳乃
 若璧假許田鄭莊乘魯桓負篡弑之罪脅而取之
 當歸祊之時實未有求許之意不然祊既入於魯
 終隱之世不以許田與鄭鄭更持璧求假於桓之
 元年果何說乎學者試以是觀宛不書族鄰國之未賜族大夫也義見二年無駭帥

師入極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卒義已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辛亥宿男卒

不書名史之失也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詳見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何以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
 故謹而日之也愚謂穀梁謹日之說拘矣然參盟
 於是始春秋之書之貶也齊強大而以宋為首責
 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為盟者魯盟邾盟宋紀
 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為盟也今而參盟宋
 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
 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國自相伐也
 前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
 宋為首責亦在宋也是時東遷之始諸侯猶有未
 叛王者而宋連四國之兵盟三國之侯不以王命
 行事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其無王之

戮也或曰據左氏是盟也齊人以平宋衛連年攻伐之怨宋其無責乎曰否考之經鄭實不預盟三國之怨實未得釋又明年魯齊鄭會于中丘合兵以伐宋齊爲之首齊既能平之於前而又伐之於後何邪以是知瓦屋之盟非以平怨左氏所紀其未然歟大率春秋初年諸侯之會盟征伐各爲其私而參盟會伐多推宋爲長以其爲二王後故而宋殤因是得以逞其志卒取不戢自焚之禍亦可閔矣

八月葬蔡宣公

義見葬宋穆公衛桓公及滕侯卒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爲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爲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強國之大夫也浮來之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爲之平之而魯莒之好卒未合也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乃及其臣爲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禮者也是故不爲公諱此一及字所施不同及邾儀父及高傒及宋人及莒人一書而一義要當以事而觀不可以例而求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

左氏曰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說者謂因其所由生而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以土而命氏則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諡因以爲族如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或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之族舊官如晉之士氏舊邑如韓魏趙之類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

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諸說大率本此說者又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以貶故而去公子公孫之號亦與去族同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無駭輩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爲族是也公曾孫死後乃得賜族亦有未死賜族者僅一二見公子公孫於身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叔肸仲遂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書之耳宋督戴公之孫未死而賜族生立華氏彼弑

君懼討求爲此非例也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以此卿之字卽爲此族者亦有雖爲卿而竟不賜族者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此春秋初年事也是時周制猶有存者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大夫世其官無不賜族而周制幾於埽地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王使書氏書字之始

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案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皆天子用禮於諸侯者則天

子下聘於諸侯有自來矣或曰子謂周禮雜出於漢儒則是聘也安知非漢儒之傳會乎曰否秦漢之爲禮務在尊君卑臣此詳致待遇臣下之道是三代之遺意不可併廢也曰然則穀梁以爲非正何哉曰穀梁爲當時諸侯言耳隱公立九年不朝於王今新天子即位六年于茲魯未嘗脩時事之禮而凡伯南季後先來聘冠履倒置分守陵夷春秋爲是故書之以責魯○天子大夫下聘列國書氏書字自此始凡伯書爵畿內諸侯之爲王卿大夫者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夏正三月也雷已發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夏
正三月而大雨雪此所以書災穀梁曰八日之間
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雷已發電已
見而雪乘之此強臣干主之兆允輩逆謀已成上
天示異惜隱公之未悟也

挾卒

義見無駭入極

夏城郎

義見城中丘

秋七月

義已見六年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會義已見六年于艾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愚謂
左氏雜記所聞而後儒多議其誣者此類是也鄭
宋之仇也今摟齊要魯以伐宋而曰以王命討縱
有王命亦假王命以復其私仇耳左氏遽謂宋公
不王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討也是予鄭以方伯
連帥討伐之事豈不失實之甚邪蓋魯與宋未嘗
有遺憾齊與宋又為同盟今魯啗于歸祊之利齊
背瓦屋之盟連兵而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
王命以興伐宋之師非王意也春秋書公會齊侯
于防誅始謀也其後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昉
于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冬甫會齊侯于防及春又會于中丘惟利是趨春秋聯書之所以貶也隱公初年秉志蹈義殆非當時諸侯比故聞州吁弑其君則與宋公草次爲會欲以討之此時此心爲何如哉旣而動於祊利背宿之盟會齊鄭以伐宋前日翬擅兵而公不能制今也遣將會伐所使者乃前日擅兵不可制之人遣翬以爲未足復親往焉惛于利而失其本心隱之謂矣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

法明甚或者乃以爲與挾柔溺無駭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公羊子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愚謂公羊書日之例在他事爲拘惟此得春秋之意但內惡有爲之諱者有不必爲之諱者聖人之心公如天地其爲魯諱公也其不爲魯諱亦公也必如公羊之說則拘矣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祊賂之故爲鄭所役翬旣率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

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嗟夫方宋之伐鄭而乞師也義所不可固請而公不從及鄭之伐宋而求魯也利之所動一言而公即聽是以君子貴乎辨義利義利之辨不明出此入彼蓋有陷溺而不自知者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鄭自克段以來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

不曰善戰可乎宋二王之後固當爲諸侯之倡而不稟王命擅合諸侯之兵爲參盟之首其不當麗連諸侯之罰乎春秋書二國入鄭三國伐戴又書鄭伯伐取其師而有責焉耳木訥乃以爲兵端在宋今又連兵入鄭伐戴鄭伯出兵乘之一舉而取三師三國之敗非不幸也聖人舉而人之以誅兵首鄭以奇取則以爵書所以異於宋愚謂春秋固人宋而未嘗與鄭也書鄭伯云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若以兵首言鄭欲納馮而宋加之以兵鄭亦何以致宋之師不得謂之非首也或爵或人關係春秋條貫不容無辨取師者全

軍俱殲無得遺也哀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鄭復取宋師于岳是其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五年衛入郕至是齊鄭又入之此一郕而六年之間再為強暴所侵陵為小國者亦難矣左氏乃謂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郕人不會是以伐之此傳會之說前已辨之矣鄭自復其私怨齊自從而逐利於王何有哉春秋治諸侯擅兵無王之罪而左氏曲為之說曰以王命討不庭何以垂信於後世乎不書伐而書入掩其不備而入之也然郕尚在文十二年郕太子來奔書郕伯來奔者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牘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俱至也累數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也愚謂周家盛時諸侯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禮曰相云者亦往復之義非若諸侯之朝天子相率而旅朝也至於衰世諸侯大國未嘗朝王而小國乃相率而朝大國大國倨受其朝而不以為僭如滕薛之朝魯是所謂累數俱至也春秋初年魯最強大又以得用天子禮樂之故是以受小國之旅朝而不

目以為僭厥後齊晉稱霸責禮于諸侯從可知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會義已見
六年于文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甚哉隱之動於利也得祊之餌而偕鄭伐宋得宋之郛與防而利心愈熾復偕鄭入許義利之辨不明則將何所不至矣鄭於許有疆場之怨故汲汲於伐魯何與焉而興師逐利入人之國都直欲夷其宗社其為惡亦大矣是役也鄭為謀主許復為鄭所有而春秋書公會公及責公深矣使時來之會公力拒其請鄭必不敢獨行齊亦必不為鄭出師惟公勇往而後齊鄭連兵以前許不能國矣不

書公及齊師鄭師入許而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或以為襄其得國不取殆為左氏浮辭所惑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子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此春秋垂世之法公穀有所授矣據傳弑隱公者桓公及公子翬也春秋於公薨不地不書葬所以見其為弑也或曰人臣而弑其君惡之大者春秋不直正其罪而

微見其言何哉曰弑君者亦魯之先君舊史爲之諱之夫子魯人不得不爲魯先君諱是以微見其義以示後世所謂不討之討施之魯事大率皆然也或曰胡氏陳氏謂魯史官固書公子翬弑公子爲氏聖人脩之曰公薨諱國惡也其說然歟曰否諱國惡者謂君所爲失道而悖義爲之諱也婉其辭以見義若賊弑其君惡在賊而不在君史官書公子翬弑其君子爲氏書之即所以討之而謂春秋諱而削之是春秋爲賊諱惡而佚先君之賊其必不然也蓋史官不以弑書而春秋爲之白之也晉之董狐齊之南史衰世不常有前是脩魯史者

率多與弑賊爲隱如桓與翬共弑隱公桓君魯翬秉政史不得不爲之諱又如文姜預弑其夫姜君之母且挾強齊爲援史復不得不爲之諱非爲君諱實爲弑君者諱自是而後魯之爲史官者於閔之弑赤之弑皆循此例及夫子脩春秋於魯之先君小君不容例之以列國之討前史旣諱之夫子不得不因之然亦不盡爲之諱也故書公薨而不著其地復不書葬微發其弑逆之狀即所以正其弑逆之戮非舊史已能直書翬弑其君而聖人削之而不錄也愚嘗聞之師春秋初年衛州吁與魯桓皆弑其君而篡有其國春秋於州吁去其族以

匹夫討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討賊之常刑也及
書魯桓弑君其辭略然討衛之刑即討魯之刑學
者比事而觀可得聖人意矣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